



金門往事

施永康 著 / 解放军出版社

JINMEN JUSHI

PDF

前言

天津曾是明皇帝恩赐的“天子渡河之地”。离北京 120 公里,东临渤海,北枕燕山。她以三岔河口发源,现已成为繁华都市。天津历经千年的变迁,沉积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记录着历史的沧桑,展示着深厚的民俗民韵和特有的风采。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到老年,喜欢叙旧,怀恋乡情,不时回忆起家乡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一草一木。故里特有的生活环境和活动空间,都使人牵肠挂肚,尤其是少儿时的往事,历历在目。

笔者生在天津,长在天津,参军后又有机会在天津工作十余年。休闲之暇,写下津城旧事 100 例,并以粗陋线条图案相陪衬,想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表现出来,让人抚今追昔,再现津门半个世纪前的历史。登鼓楼,逛庙会,年年如此的天后宫;走街头,串胡同,津韵独特的吆喝声;剃头挑,拉脚皮,百姓称道的大碗茶;炸蚂蚱,锅巴菜,回味无穷的津城小吃;丢手绢,打鞋桩,幼稚可笑的少儿游戏,以及让人难以忘怀的“挨棒子面”的情景。这些都记录着津门的市井风情、历史陈迹和深韵的文化。篇幅不长,亲身经历,朴实感受,有根有据,充满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强烈的历史感。

这些居津琐事,人们往往不大愿意写成历史资料存放下来,而民风民俗是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它确实存在于人们的脑海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现在把它们珍藏起来,供留味。

目 录

1	水铺
4	脚行
6	电车与拾毛篮
9	韵味的吆喝
11	崩豆与萝卜
14	卖药糖
17	“哪打西”
19	刨冰与雪花酪
21	煤球炉子
23	剃头
25	卖烟卷
28	老豆腐
30	转莲子
32	踩高跷
35	扭秧歌
37	侦探拿贼
40	打鞋桩
42	捏面人与吹糖人
45	放风筝
48	弹球
50	腌咸菜

52	卖白菜
55	打狗
58	捉蜻蜓
60	斗蟋蟀
63	逛庙会
65	杂样
68	卖烧鸡
70	推铁环
72	捅棋
74	娶媳妇
77	出殡
80	拆鼓楼
83	孔庙
85	年年宫(娘娘宫)
87	养鸟
90	锅巴菜
93	大碗茶
95	听相声
98	当铺
100	糖堆
103	生孩子
105	糕干
107	走马灯
110	说书
113	俏皮话
115	童谣
117	抖空竹
119	丢手绢

121	捏泥人
123	卖西瓜
125	冰棍败火
127	烧饼铺
129	棺材铺
132	铜碗补锅
135	爆米花
137	蒸饼
139	摆渡
141	糖炒栗子
143	脚皮
145	蹬三轮
147	挨棒子面
149	举墩子
151	王八拉纤
153	唱戏
156	折跟头
159	小人书
161	盆糕与炸豆泡儿
163	磕灰
165	倒筒
167	元宵
169	焖子
171	海货
173	油炸蚂蚱
175	耍猴
178	捅猪
180	皂水

182	缝帽子
184	炸糕
186	菜瓜与老玉米
189	贴饽饽熬鱼
192	蚕豆瓣
194	港裤
196	玩老鼠
198	卖花
200	订本
202	小酒馆
204	看先生
207	洋货
209	果仁
211	素包子
214	三角地
216	绣花
218	羊杂碎
220	养鸽子
223	年画
225	踢皮球
227	煎饼果子
229	茶汤
231	拉冰
234	后记

水 铺

提起水铺,现在 60 岁左右的天津人都不陌生。早年间,天津老城内有許多水铺。当时,家家户户日常生活都离不开水铺。

离我家不远就有两家水铺,一个陈记,一个张记。一家在北,一家在南。北边的水铺稍远一点儿,因此,我们就经常光顾南边的水铺。

张记水铺在附近很有名,方圆一里内的人家都来这儿打热水。一间门脸的作坊,屋内联放着四口大锅,都盛着热水,一个比一个温度高,离灶口近的那锅水经常开着。锅的上方挂一把大铁勺,用来舀水。开水一天保证连续供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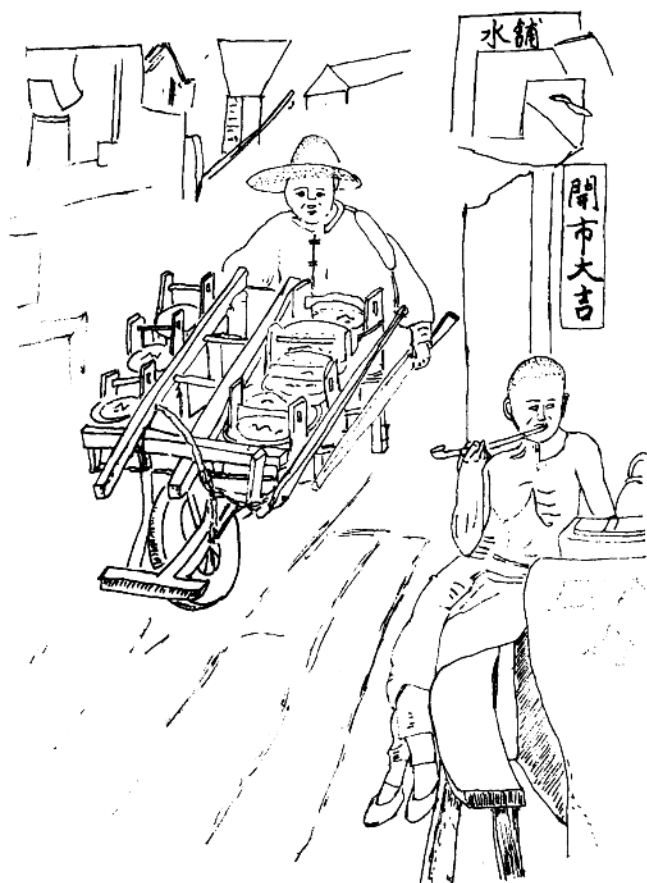
俗话说:“水铺的锅盖两拿着。”每个水铺都有那种两片半圆木头组成的锅盖。水烧得热气腾腾,屋顶有一个抽气的装置,那就是天窗,向外抽着热气,小窗朝外很“出气”。

旧时的天津人,早晨不(燃)点炉灶,习惯去水铺打开水沏茶或用热水洗脸。

清晨,水铺生意兴隆,门前排着长长的队,人们一个挨一个提着水壶、水桶、磁壶、铁壶、铝制壶去打热水。每壶开水只收一分至两分钱,以壶大小而定;有的还交水牌子,这是水铺预先出售的水牌子,交牌提水,各水铺的牌子都有记号,不会认错。

铺里铺外各有两条水管,门外一角堆放着几副木制的大小水桶。几根扁担立在门外,铁钩挂在两端,长短不一。

水铺售水分生水、熟水两种,天津人称熟水为开水。熟水能



泡茶，冲蛋花汤。

洗漱后，便开始用早茶，早茶很简单，与广东人的早茶不一样，没有那么多“花样”，就是一壶开水，煮上茶，喝光后再去吃早点。

我家至今还有一把大茶壶，那是爷爷的“心爱物”，每天早晨喝茶必用，足足可以放进三升水。泡上一壶茶，边喝边品，其乐无穷。

泡茶是有学问的，一定要用开水，水铺“掌勺儿的”将热水高高地“沏”下去，将干燥的茶叶沏开，散出芳香，这茶喝上去才有味。水铺虽人声嘈杂，却不时飘逸出茶香。茶壶的提手处用久了，磨损厉害了，沏茶烫手或碎茶壶的事也就时有发生。

除供应熟水外，还卖冷水，每担水三分钱。水铺还备有水桶和扁担。水桶有大有小，任你挑选。

除水铺售水外，还有专门从事卖水的人——挑水的。挑水的推着一辆木制的水车，配有一副水桶，挨门挨户去给人家挑水。

一年四季，挑水的生意最好的日子是大年初二的早上。老百姓把初二买水叫“进财水”，这是挑水的和水铺赚钱最多的日子，“进财水”是个吉利事，老百姓希望有个好兆头。其实，财水哪里来，还是要靠自己的劳动才能获得，“进财水”只是图个吉利。

我小时就天天到水铺打水或挑水。那时个子矮，力气小，水桶刚刚能挑起，水桶底磨着地，只好将扁担钩子上的链子在扁担头上多绕两圈，这样，水桶就不磨地了。

从张记水铺到家最多只有 200 米，瘦小的我在途中总要歇它几次。挑到家，最难办的是过院大门的门槛。那时的我觉得门槛好高好高，水桶挑不过去，就放下扁担，将水一桶一桶提过门槛，再重新挑在肩上。进了家门，把水倒在水缸里。到了冬天，木桶外冻结了厚厚的冰，连冰带水就更重了，把它担起来更为费劲。挑水的不给我家送水，因为有我，顶了这份工作。

水铺也是“新闻”的集散地，许多新的信息在此传播。

脚 行

早年间,天津主要靠水路、铁路运输,也有汽车,但很少。主要运输工具是马拉车或人拉车,干这一行的人称为脚行,是一些穷苦人谋生的职业。

穷人们赶着马车,手挥马鞭子运送货物。

这是辛苦的差事,除要养活家人外,还要养活几头牲口,花费很大。

脚行的工人,历来被认为是码头上的苦力,是最廉价的劳动力。他们集中在车站、码头、海河两岸。解放初期的电影《六号门》就是脚行工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我家北边有一个摆摊的摊主叫李二爷,他的儿子就是干脚行的,有一辆大车,生意还算过得去,每天有活干。

晚上,他家的牲口来卸套,我常去看。李二爷摘下马套,把小毛驴和大白马牵到葛家大院宽敞的地方。小黑驴动作迅速地卧倒在地,先是用鼻子嗅一嗅地面,喘出一口长气,将地面的尘土吹起,然后背部着地,四腿朝天,向侧方翻滚,一次翻不过去,又翻第二次,终于滚了过去,这便叫“驴打滚”。大白马也照小黑驴的动作一模一样地滚了一遍,站立起来,全力抖动皮毛,沾在身上的土四处飘扬,吸引了无数好奇的孩子围观,觉得好看,其中也有我。

翻过滚的小毛驴和白马,像是一天的劳累顷刻间被解除了,很是轻松,由李二爷牵引着进了马厩,吃草吃料,休息了。

李二爷一家人的生活多是靠这辆马车，运气好，多拉两趟，运气不好，活就少了。脚行是苦力活，很难干。

解放后，汽车代替了马车，脚行这一职业也就没有了。赶大马车的在天津城里很少见，北京在四环以外才能见到。



电车与拾毛蓝

70年代以前,天津市内主要的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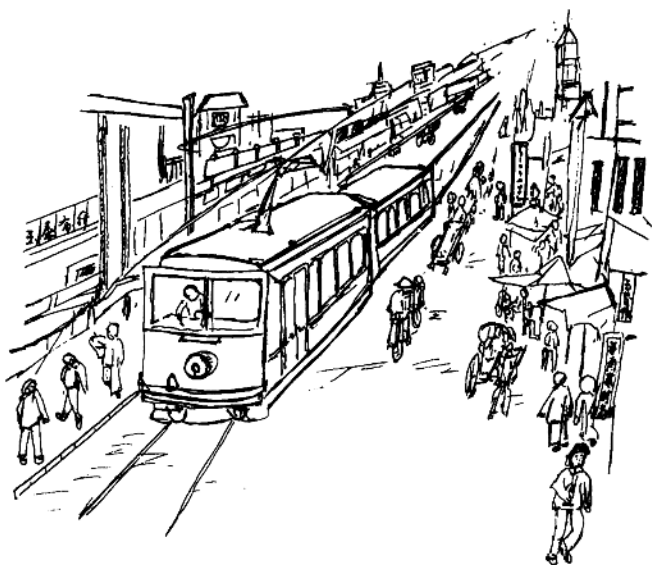
“白牌电车围城转”。电车分白、黄、绿、蓝几种牌子,也就是几路车之意。电车线路北通到北站,东到老龙头车站,南到老西开,西到西北角,四通八达。天津的有轨电车站是比利时人建造的,总库房设在西南角,就是现在的天津南开中学旁边。

一般的有轨电车是一节或两节车厢。车头在第一节车厢的前后,故可以两头开。需要变换路线时,有搬道工操作,如同火车一样。

电车跑起来不慢,夏天可以兜风乘凉。司机是站着开车,有一个操作台,可以控制车的起动、停止与快慢。司机脚下有一个铃铛,是为提醒行人注意车辆和电车之间进行相互联系而设置的,相当于汽车的喇叭功能,不同的是司机脚下可以打出各种点子,如这样的节拍:“凉根梁根梁,梁梁的凉!”走得越快,踩得越响,这是老天津交通的一大景观。大人对小孩说话时,不说坐电车,而是说:“坐凉根凉去!”小孩大都高兴去坐。

坐电车最便宜,两分钱可以逛半个城,即可以坐六站地(从东门到西门)。每节车厢有个卖票的,手里拿着票夹子,右手拿着像笔帽一样大小的口哨。一趟车有一个售票员吹哨,吹起来很有味道,哨声是“阿呢!啊!啊”。司机听到后,车便起动了。到下一站照样这样吹。

在电车第二节车厢的尾部,有一个像铁墩子一样的物件,是



防止两车相撞,起缓冲作用的。这个地方成为“拾毛篮”的人常坐的地方。

天津解放前,有许多穷苦人,其中有一种人叫“拾毛篮的”,也就是捡破烂的。他们每人身背一个筐子,手上拿着一根竹棍,棍头有个弯针或锐利的钩,可以拾起东西,地上的烟头都可以捡起来。什么碎纸、香烟盒子等物捡起来向背后一扔,便准确地落到筐里。捡满后到收购站去卖,换几个钱充饥。“拾毛篮的”多数是失学的青少年,他们为省几个钱,便坐在电车尾部的铁墩上,走一段路,便下来,交通警察也不管。人们常说的一句俏皮话是:“警察摆手,没问你。”说的就是警察只是负责指挥车辆,其他一概不管。有时候,警察提个大铁话筒,向行人喊:“便道走!便道走!”旧社会,“拾毛篮的”小孩可真不少,这也是社会穷困的一个缩影,现在已经无影无踪了。

韵味的吆喝

北京人的吆喝，“京味”十足。天津也有吆喝，“津味”十足，而且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

40年代，做小买卖的不会吆喝就做不了生意。天津卫的吆喝五花八门，吆喝起来很好听，韵味十足，如同唱歌一般。

天热时，卖冰棍的便吆喝，“冰棍败火哩”、“三分钱一根”、“冰棍——小豆的”。败火的意思是解渴，去心火。其实吃根冰棍心火是下不去的，但小孩一听吆喝就高兴，知道卖冰棍的来了。卖切糕和江米藕的则是这样吆喝：“麻团凉果江米藕！切糕没核的！”

“活螺嗦！蛤蟆秧子”，这是卖螺嗦和蛤蟆秧子的。螺嗦是一种硬壳的软体动物，有一个坚硬的贝壳。蛤蟆秧子是青蛙的幼虫，叫蝌蚪。据上了年纪的人说，夏天，小孩喝了蛤蟆秧子可以一个夏天不生病，清湿去火。

“卖大小金鱼来喽”，这是卖小金鱼的。卖金鱼的担一个挑子，挑子前边是一个水桶，分成几个格子，放不同种类的金鱼；挑子后边是一个筐，里边放着玻璃容器，一并出售。

“一斤称两的喽！活螃蟹一呀叹”，卖螃蟹的告诉你一斤有两只活螃蟹，说明螃蟹之大，一个足有半斤重。现在走街串巷卖活螃蟹的基本是见不到了，螃蟹也没有这么大的了，因为长年使用化肥，农田里也长不出半斤的河螃蟹了。

各种各样的叫卖声从早到晚，从不间断。随着季节变换，吆

喝的内容也随之而变。人们听惯了，也就习以为常。什么“磨刀”、“剃头”、“铜锅补碗”、“修理拉锁”等形形色色的手艺人，以及卖菜、打油、卖花、粘泡花、卖破烂等五花八门的小贩，一天过来过去的，十分热闹。

现在大街上偶尔能听到个别的叫卖声，如收购废品的叫喊声。话剧《茶馆》里的吆喝声，常常能勾起我对童年的回忆。



崩豆与萝卜

蚕豆炒熟后称崩豆，煮熟后又称乌豆，油炸皮开了花又称老虎豆或开花豆，总之，人们根据它不同的制作方法为它起了不少的名字。

天津卫的崩豆在全国之所以出了名，是因为有个“崩豆张”。“崩豆张”的崩豆有几百年的历史，几代传人，以前是宫廷小吃，很有名。

崩豆过去到处可见。小摊上、杂货铺均可以买到。一角钱一大包，吃上半天，供磨牙消闲用。

赶着小毛驴卖崩豆是个稀罕事。小毛驴打扮得精灵利落，头上戴上一簇大红球，脖子上排着一串小铃铛，背部两侧鼓鼓囊囊的，里面放着炒好的崩豆，有咸的，也有甜的。

小毛驴很听话，让站就站，让走就走，后面跟着一个老头。卖崩豆得吆喝，吆喝好听，有漂亮的小毛驴，自然后面跟着一群小孩。

吆喝是这样：“到口酥的崩豆呀！越嚼越香的酥崩豆，这是咸崩豆！那是甜崩豆！不甜不咸不要钱。”与你打了保票，说他的崩豆货真物美，咸甜酥不骗人。

还有一种卖崩豆的穿得很漂亮，一身蓝，带着白手套和白袖套，肩上挑着担子，两边箱子里是不同的小格，每个格子放着不同的崩豆，足有十几种，有的还用纸包着，各式各样，各有各的味道。担子头放着两只球状鸡毛掸子，走起路，身体保持平衡，担